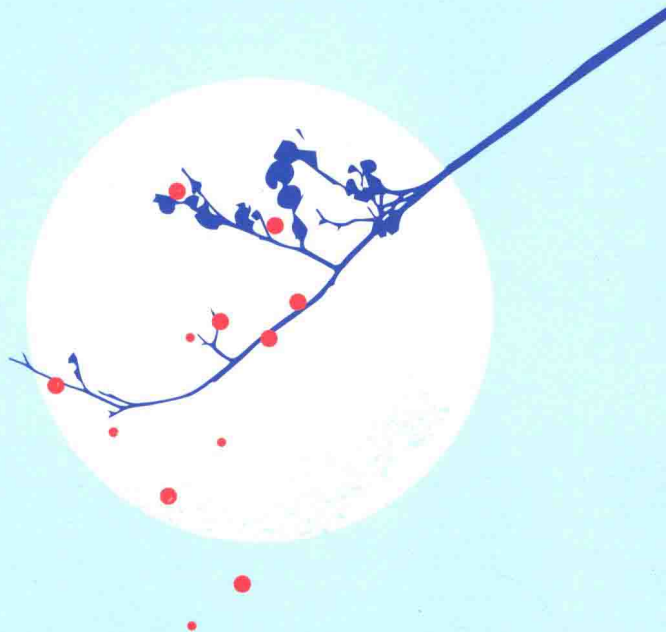




刘心武作品精读

深夜
月当花

刘心武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刘心武 著

深夜 月当花

刘心武作品精读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月当花：刘心武作品精读 / 刘心武著.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7
ISBN 978-7-5473-1513-2

I. ①深…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9824号

深夜月当花——刘心武作品精读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字 数：218千字

印 张：8.625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513-2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021-62597596联系。

01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导读：寻找本真 积淀思想 / 002

挣不脱的链环 / 007

父亲脊背上的痂子 / 013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 017

换季诗 / 031

兔儿灯 / 034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 039

的哥青岭 / 052

惜别老罗 / 055

02

深夜月当花

导读：月冷繁华 / 062

深夜月当花 / 066

心里难过 / 069

跟陌生人说话 / 072

跟自己约谈 / 076

枯鱼过河泣 / 080

人在风中 / 083

长吻蜂 / 086

- 小颗颗 / 089
硬木棍 / 094
羞涩 / 099
五十自戒 / 103
有杯咖啡永远热 / 107
给心房下一场雪 / 110
一切都还来得及 / 112

03

曲径通香处

导读：人世百态，尽在其中

——如何塑造普通人物 / 116

- 雾锁南岸 / 120
铁糖阿伯 / 132
埋果核 / 135
小炕笤帚 / 139
喜宴娃 / 142
手捻陀螺 / 145
曲径通香处 / 148
果疼 / 151
八渣儿 / 154
坐在门槛上的送煤工 / 160
淡黄的银杏 / 163
冬日看海人 / 167
藤萝花饼 / 170

刺青农民工 / 173

竹排嫂 / 176

叉车叔 / 179

04

读书的四种方式

导读：目光敏锐的讲述者 / 184

读书的四种方式：狼、蟒、牛、猫 / 188

斧凿音响，熊熊火光 / 209

从打草工人在田野上默默行走讲起

——谈对自己影响至深的十位中外作家 / 228

鸡啄米 / 259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01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这一辑的几篇散文既有刘心武先生对个人及其家庭经历的回忆和思考，更有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坚守其志的知识分子，青岭、老罗等其他平民朋友——生命印记的关注，以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形象鲜明地折射出社会上的生存万象以及人性百端，涵盖了亲情、友情、沟通、理解、感恩、传承、审美、励志、成长、成功等多个热点话题。细细品，慢慢读，掩卷之余，你自会对时代、社会、人生、命运、人性多一份领悟和感动……

个体在时代推进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所体验到的幸福和满足，哪怕历经时间的冲击，也丝毫没有稀释、淡忘。

这应该源于刘心武先生始终从生活细节和自我感受出发，关注着个人生命意识产生的根源，从祖父于乱世罹难到两代父子均有隔阂（《挣不脱的生命链环》），再到对父母之爱的感恩与思考（《父亲脊背上的痍子》《远

去了，母亲放飞的手》），进而在《换季诗》中感慨“人类生存的大义”的细节表现。在无所拘束的现实叙述中，刘心武先生细腻地感受着身边人日常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宏观理性地把握着对“人”的分析探究。他对“祖、父、子”三者间存在的“控制”与“挣脱”的较量的认知，既从个人经历又从时代的演变，告诉读者“链环”存在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这种由“冲突”到“和解”到“延续”的积极认知，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生活实践者在生活中渐次形成的大智慧。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心中充满一种莫可名状的大悲悯，为祖父、为父亲，并且为我自己”，“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大悲悯的情怀，就是懂得谁活得都不容易，对别人能有宽容胸襟”。所以，《父亲脊背上的痂子》《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换季诗》等文章就出现了很多的温情细节，让我们意识到“正如我与祖父、父亲是紧紧相衔的链环一样，儿子也是和我紧紧相衔的一个链环”，而且这链环应当在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不懈努力之下，能在更多的亲人之间延续下去的吧。

如果仅把亲情定义为父母不求回报的庇护，是极为片面的，当毅然决然的“放飞”水到渠成之际，才是“独立”之人格真正形成之时。刘心武先生将父母子女之间的细枝末节形诸笔端，也将长辈宏大深邃的育人智慧投诸读者心灵。这种思考折射着现实的社会问题，极具针对性。

而刘心武先生笔下的友情，无论面对文坛大拿还是结交贩夫走卒，均是坦荡自如，率真诚挚，散发着浓郁的人情味。质朴冷静的言辞中，流淌着深刻的思考，有关心、热爱、理解、同情……给人以启迪。

于是，冰心老人的亲厚随和里有了让刘心武先生觉得如沐春风的心灵照耀；王小波的睿智平和中有了使他感觉一见如故的伯牙子期式的默契；的哥青岭是那么的仗义，保有了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让人钦佩的对生命的敬畏感；“亲朋”老罗的远离又不由得让人心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

夜郎西”的惆怅轻叹……多少温暖都是由友情唤起的，多少坎坷都是借友情渡过的。友情不是互相的算计，友情提供给我们安然栖息的理解之堤。我们唯有珍惜！

学者许子东提出过“从文学而言，救人却每每是须从自救开始的”的观点，这尽管说的是刘心武的小说，但反观本单元选择的散文，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到作家以自身对亲情、友情的独特认知角度，娓娓道出生活的真谛，赋予文章以美学价值，更糅合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思考人生的切入口。

“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刘心武先生如是说。确实，人生唯有体悟过亲情的深沉、感受过友情的广博、回味过爱情的纯粹后，才会慨叹良深。而刘心武先生还说“阅读是我们每个人要重视的人生功课”。那么，除了从思想内容，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读刘心武先生的散文作品，并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一些帮助呢？

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创，要有绝活”，在创作过程中顺其自然，但必须“追求意义，无意义的文字我不写”。要把自己放在同读者平等的地位上，一同去看世界，认识生活，认识人。而且写作时如果“仅仅是有生活，而不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对生活某一方面的独到的深刻的见解，那么写出的作品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但是思考也是讲究“准确性”的，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作品中逼视人的灵魂、解析人生的奥秘”，“挖掘自己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探究那些最本原的生命冲动；窥见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生死歌哭，悲欢离合，以及隐蔽于深处的人性的涌动激荡；对着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探究看似紊乱无序的冲撞中所包含的深刻而本质的规律”。

我们不妨梳理这几个方面：

一、寻找生活本真

合适的、能够与读者形成沟通途径的写作素材都是来自生活。刘心武先生抓住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细节，架构出或宏阔或精致的空间，以敏感细腻的描写把自己对亲情、友情的深刻体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们也可以学着借助一双“慧眼”，开发生活中蕴蓄着真挚情感的写作资源——可以借助电视、网络等，还可以深入生活，从社会、校园、家庭的角度，从多个途径开阔视野，开拓素材空间。这是我们的写作可以落实的基本方法。

二、积淀思想底蕴

聚焦时代生活，使文章呈现丰富的思想；审视生命，思考价值，激发强烈的生命意识；体味生活潜藏的丰富情感，感受文章震撼人心的力量；透过表象，捕捉哲理意蕴，凸显高远的志趣；更要善于观照历史文化，使文章具有厚实凝重的人文色彩。唯有融合真情、真理，才能写出动人的篇章。

三、把握创作手法

托尔斯泰说：“艺术起于至微。”那些能够展现人情、人性之美的细节往往能达到“一瞬传情，一目传神”的境界。比如《换季诗》中妻子把我的被套“特意带到乡间书房，在爬满青藤的窗外，在柳树和柿子树之间系上绳子，迎着晚玉米大田的来风，晒出特殊风味来”；老伴在晾晒儿子的

被套时，“一再地让我‘往南一点’，我开头不明白，后来一眼瞥见南边窗台上的那盆茉莉花，恍然大悟——她是想让那被套多吸收些茉莉的香气”。三言两语就把传神的细节特点和浓郁的情感气氛传递了出来，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也就跃然纸上。

当然，我们还需要把握如何把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把握叙述策略和伏笔设置等写作方面的技巧。我们不仅要会鉴赏这些温情又深邃的文字，还要借鉴吸收，以求自己也能在创作上作出新的尝试。

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施颖雯

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杂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上看到萧英老人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此文回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里的反蒋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观点与他们相合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从武汉、四川流亡到上海，寻求一个落脚点。他们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刘云门先生（又名刘正雅，笔名榴鱼山）。刘先生是四川安岳人（杂志上误为广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进过两所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痛诉“四一二”后的愤懑与悲怀。不仅抨击了蒋、汪，也对政治诡变中的各种屠夫、孱头、肖小，以及“卖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批判。气势磅

礴，正义凛然，艺术上也相当成功。曾用“唯物社”名义自印散发，后又有“神州国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办赵铁桥（亦是老同盟会成员），于是赵把招商公学交给他，由他出任校长，以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萧莫老当时二十来岁，也被庇护于此。1929年萧莫等自发组织了一个共产党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0年赵铁桥被刺身亡，南京派来的新督办下令关闭招商公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萧莫老文章中写到的刘云门，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难10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

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如今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我只是在年过半百之后，才在比如说一个

阴雨绵绵的傍晚，一个万籁俱静的清夜，忽然痛心疾首，忆及我竟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地伤害过父亲，并把伤痕一直延伸到母亲的心上。

我不知道父亲对我发怒时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暴怒时一定视我为“弑父弑君”的大逆不道之徒。其实，仔细想来，我并不是真要妨碍他的继续存在，我只不过是想换一种跟他有区别的活法罢了。

当我翻看着母亲那已成为遗物的日记时，我才发现，其实这世上为我付出感情最多而且最浓又最持久以至能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不止是亲子之爱，也不仅有“不成钢”之恨，还有许许多多超过语言文字表达限度的复杂因素。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物。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道德观，因为兴趣爱好分流，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感情波动，因为性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潮流所推动，有时迫于具体处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出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性而终于非理性……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闹的活剧。

我不是教徒。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觉得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之上，而我们都面对着他，因此要对他负责。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使大多数西方人觉得在人与人之上有一个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间的差异冲突和个体生命与上帝的差异和冲突相比，因有质的不同，所以简直微不足道。人与人的关

系是面对上帝的平行线。我们中国人，尤其汉族绝大多数人，人与人之间是亲族的链环关系，一个人，只是这链中的一环。比如我，我没有上帝，我只能这样来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以及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对头、谁谁谁的邻居，等等。我需对以上种种人际关系负责。现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这个字拆开了就是“二人”。是的，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没有单独的个人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是建筑在起码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上的。而在我们所置身的人际链环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的后代？我们是否令他们满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感。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子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性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与蒋玉菡交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但时过境迁，虽然父子间的心灵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贾政也并不坚持“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十三回写了“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到第七十八回，却又有“老学士闲征婉孌词”：贾政要宝玉写一首诗歌颂抵御“流寇”的林四娘，宝玉不但遵从，还积极到主动写出“长篇一首”的地步，而贾政此时对宝玉的看法，已修正为：

“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作为人际链环中直接相衔的两环，他们不管如何冲突，到头来，也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按曹雪芹原来的构思，贾家遭劫，那贾政和贾宝玉是一起被“链拿”的，在那时，他们父子难道会互相“幸灾乐祸”吗？没有宗教，我们只能格外重视亲情。儒家学说有时被尊为“儒教”，但那其实不是宗教，因为那教义里没有上帝。孔夫子是“圣人”，不是神。“打倒孔老二”曾给予“五四”时的新青年们以革新乃至革命的激情，但中华古老的“族链”还是把中国人组织在了人际链环中。“单个的人”，还是难以存在，无论在哪样的阵营中。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是为了“批林”，都说“文革”是造神，其实它的效应仍是圣人崇拜。20世纪80年代就有“单个的人”在中国出现吗？我们看不清楚。20世纪90年代呢？我们看到了许多脱离链环的无序现象，同时感受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清理修复链条”的社会性呼吁。其实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排斥混乱无序的，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允许一盘散沙的状况长期存在，甚至短期的存在也不允许。无论哪儿的人类都需要良性共处的“游戏规则”，我不是根据理性而是凭着直觉，宣布中国人的社会到头来还是要用“理顺链环”来达到民族亲和，而第一步，可能就是祖、父、子三代间在冲突后的和解与妥协。

忽然想到王朔，不少人说他是“痞子作家”，没正形儿，把一切化为笑谈，可是他也写了《我是你爸爸》。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宿命的忧伤，我读的时候常常想到其作品以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儿子、孙子，或反过来，我是谁爸爸，我是谁的儿孙，实在是太重要了！以王朔为主策划出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充满对上一代、老规矩的揶揄，有时甚至达到刻薄的程度。可它那主题歌，却又高唱“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识，只有汉字里的“人”才能引发这样的联想。我想这也未必是电视剧合作者们的“狡猾策略”，很可能